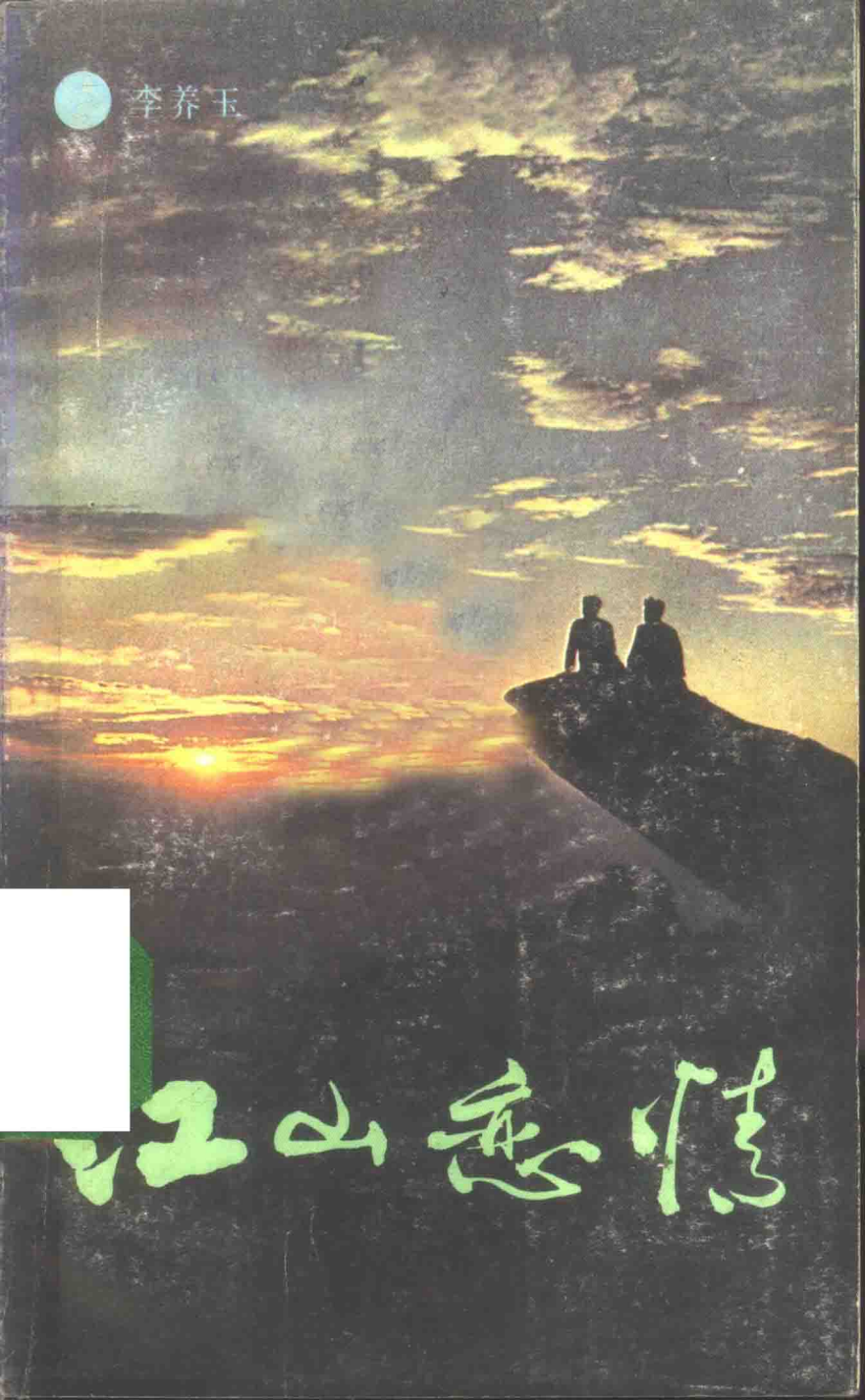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养玉



江山恋情

江山恋

李 养 玉

花城出版社

江山恋情

李养玉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4.625印张 2插页 90,000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940册

书号: 10261·954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60-0033-2/I·32

定价: 1.40元

内容提要

长江为母，泰山为父，数千年养育着中华民族。作为炎黄子孙，青年作家李养玉以其赤子之爱，写下了这部《江山恋情》。

本书博采散文游记之特技，将长江、泰山的掌故传说，神话故事，风土人情乃至古今沧桑等等，巧妙地编织在生动的情节之中，当代旅游者的形象呼之欲出。它以恢宏壮丽的画卷，鲜亮地再现了长江的豪气和泰山的雄姿。

全书分为《豪唱大江东》和《我所思兮在泰山》两部中篇，作者对祖国河山的独特感受和深沉思索，新颖而深刻，一反游记八股之病态，震慑人心，感奋人心。



作者小传

李养玉生于1957年，
籍贯孟子家乡山东邹县。
在故里次第读小学和中
学；1977年参加高考，被
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录
取；1982年毕业，分往《邹
县大众报》社编副刊。大
学三年级始发表作品，散
文《梨花情思》曾获山东
省在校大学生文学作品评
选一等奖。1983年在《旅
伴》发表中篇旅游小说《西
看明月忆峨眉》。同年加
入中国作协山东分会。

第 一 天

凌晨零时许，我在成都攀上了北京至重庆9次特快列车。

卧铺车厢内静悄悄，旅客睡得正酣。看他们那安逸的睡态，好像他们并非抛身于飘零途中，而是睡在自己家里似的。

窗外，夜正浓，雨正急。火车像一条巨型的虫类，飞一样在夜雨中穿行。我躺在二层的铺位上。我的上铺是一位女乘客，下铺是男乘客。他们都正做自个的好梦。我开始平静下来。等天明，我就能看见长江了。——这样思忖着，我就踱进了梦境……

廿年一觉长江梦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那位可爱的启蒙老师，舞着教杆比比划划地讲道：中国最长的河流是长江；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。从那时我就把长江名字记住了。后来，我读了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我读了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再后，我了解到：长江流经十个省、市和自治区，全长一万二千六百多里；长江和黄河一起，曾是我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摇篮……每每立在祖国的版图前，我痴痴地瞪望长江。长江！长江！长江……我默念过千遍，万遍，无数遍……

“长江！”

“长江！”

耳畔一片欣喜的呼叫。我睁开眼，就见旅客全都起了床，

都争先拿脸去蹭窗玻璃。

我，倏地跳下去，拨开众人，我把眸子安在了窗口。我看见了：濛濛雨雾中，巍巍山岭间，一脉巨大的白水庄严地流淌。这就是长江。我第一次谒长江。不，我见长江无数回了，在我二十五岁生涯的无数梦中。我不觉陌生。我只感到熟悉，亲切。寒雨连江，江流滚滚。扁舟一叶，雨中钓翁。江面上翻飞着水鸟。江道作蛇斗之状，江回水转。彼岸，隐约的奇峰。瞬间过眼的青竹绿树……我望着长江，木木地，犹豫地。没有跳跃，没有狂欢。就像浪迹天涯的游子，一朝返归久违的故里，我的感情是复杂的。我缄声地唤道：

长江，我来了！

江涛之声。风雨声。火车轮的叩轨声。人喧声。还有听不见的，一颗颗激动的心在大跳声。

我拿出了地图册。我眼前流着长江，我手中捧着长江。我胸里装着长江。

在这里，成渝铁路与长江邂逅了，相会了。铁路傍着长江延伸。长江附依铁路流。它们就像一对知音似的，高山流水，一见如故，它们一刻也不分离了，“路长知水性，山转见渝州。”

喇叭里响起了广播员的声音：

“各位旅客：前方到站，本次列车终点站重庆车站。重庆，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，我国西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。重庆古城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。公元前十二世纪，重庆是巴国的首都。秦始皇时代，这里设立巴郡。隋

朝改巴郡为渝州。宋光宗赵惇，先曾镇守此地，受封为恭王；不久继位作皇上，他认为双重喜庆，故将渝州改名为重庆，沿袭至今。重庆在历代都是座重要城市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此地先作为临时首都，后定为永远陪都，使重庆在它的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。重庆还有一个美丽的别称，叫做山城……”

火车走得慢了。徐徐地，重庆的山城面目揭露开来——

果然，城市筑在山上。我仰望不见山，只见城。汽车在山上行。楼房在山上建。山脚山腰山顶，漫坡建上去。高楼，低楼。新房，旧房。悬崖峭壁，耸起层楼，造成危乎高哉的形势。楼多是崭新的，标榜山城现状。房子多显陈旧，展览着重庆的历史。房子包围着高楼。高楼率领着房子。穷拥楼，楼逼房，楼楼房房，楼挨楼，造成一种重叠堆砌的奇景。前有长江，后有嘉陵，双江缭绕，三面滨水，四周环山，一岛子立……

我记起了朱元璋的半则联语：“千里为重，重山重水重庆府”。逐一印证，越觉写得妙极。重庆，重也，一字传神。虽然赵惇更名重庆无意状景，却也是巧合。清代诗人张之洞吟道：“名城危踞层岩上，鹰瞵鹗视雄三巴。”亦状得准确……

我突然想：游览重庆，我何须步人后尘，煞费心机寻那所谓巴渝十二景？我何必听人俗谓，亦步亦趋？现在，乍一相见，我就捕捉了重庆的美。我应该捉得牢牢，反复玩味和欣赏才是。就像慢慢地品一盞酪茗似的。就像反反复复地吟咏诗句似的。

我先乘车去码头购船票。我发现，这里车票特别贱，12路公共汽车运行八站，票价八分钱。一站一分！

我发现，重庆没有自行车，就像人们根本不晓得自行车可以代步似的。就像自行车还没有传播到重庆城似的。不，这里道路崎岖，出门下山上山，回家上山下山，走的多是天梯一般的石阶，要自行车何用？即或马路，也是忽高忽低，盘旋弥久，若蹬车乘车，还不如安步当车直上直下的便当。

我还发现，这里人多瘦癯。在其它城市，中老年人因活动量减少，保养较好，多变得富态，臃肿，甚者大腹便便。这里人绝对少见老来胖。我想，其原委当又是“山城”使之然吧。凡饮食起居必将举步，凡行动须爬山下山，人们得锻炼多，自然不便积蓄下脂肪在身。没访问医院，不知这里人发病率少否，高寿否。如果康健而高寿，真是重庆人的幸运了。

重庆港客运站在朝天门码头。朝天门是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点。在地图上，我们看重庆城形状，它是一条蚕蛹似的半岛。朝天门即这条大蛹的嘴。

我买定了翌日晨船票，乘东方红39号客轮。

寄下沉重的包裹，吃过午饭，我就想游览了。

天阴。稀疏冷雨不经意地筛着，点点滴滴。飒飒风来，心生寒意。我立在朝天门码头上。我立在重庆这枚大蛹的唇尖上。右腋长江，左膊嘉陵。俯视大波汹涌，遥望大江东去。橹棹如林，百舸争渡，汽笛疾鸣。我心潮逐浪。我觉得我在急剧地升高。试想，站在这样雄壮的地方，看着这样雄壮的江流山貌，盈耳是这样雄壮的涛声笛鸣，再麻木的魂灵也将

要颤抖，何况我一个酷爱祖国山水的热血青年！……

我立在朝天门码头上。我周围许多人，老人，妇人，幼儿，都立在朝天门码头上。南方人。北方人。重庆人。非华夏血系的异邦人。面对大江，人们屏息静气。幼稚的嬉闹，轻佻的谈谐，不恭的狂骄，此刻都收敛了。长江的壮美，使一切事物相形见绌。长江的力，使一切人自愧弗如。大哉长江！……

我立在朝天门码头上。我背负山城半卷画幅，脚踏滚滚一江波涛，一江笛啸，我挟二水观万山，瞻顾左右，俯仰前后，我越觉天壮，山雄，城险，江阔。大江壮阔。苍天广阔。我胸开阔。两艘客轮不谋而合地嘶叫一声：哗——！山摇，江撼。我心骤缩。我只想仰天高歌，指手长吟。然而我却说不出话。此刻，面对大江，一切语言都变得蹩脚。我成哑人了……

我立在朝天门码头上。码头砌着陡峭的阶级，行人如蚁，爬上爬下。三艘九渡轮来往不止，匆忙地沟通着江南江北江东江西。还有空中索道，凌驾于长江两岸的山巅上。缆车穿梭。索道高江面数百米，乘车人可饱尝飞天的刺激，翱翔的愉悦。就在缆车上方，有孤鹰扶摇，时而直箭一般翻飞，时而迎风斗立，凝然乎若有所凭……

我久久地鹄立在朝天门码头上，一动不动。我就像一座雕像。我记起了关于望夫石、伸女石的传说，我就想：我在这儿立久了，也会变作一尊石吗？如果成石作士了，后人一定给我起名叫望江石。我这样思忖着，心里竟然怕起来。我

匆匆地逃离朝天门……

信步山城，茫无目的。我喜欢这种孤僻的游逛方式。

依然不紧不慢的雨滴。只是，没有雾。重庆——特点：山城；景观：雾重庆，这是闻名中外的。古诗云：“乞得米家真法乳，模糊水墨画渝城。”可以想见，这雾观是很美丽的。我以为，欣赏风光同吃美酒一样，半醒半醉朦朦胧胧为最好。据说，重庆雾有时要比这浓重得多。往往大雾倾洒，蔽天锁城，日星隐耀，山岳潜形，晦晦冥冥，三五日内夜昼不分。——物极必反，犹如吃酒烂醉弗支，此观非但失之于美，反则有些厌人了。

我随意在城内徜徉，就像一名无所事事的老重庆那般悠闲。我不走大街，偏探小巷。我沿江巡视。临江岸的街市，称为下半城。据说，以前下半城是最繁华地区，占水路航运之地利。今非昔比，铁路公路建设不断加强，繁华区就提升到上半城了。

一条长数百米的石阶挂在眼前，我望望石阶顶端，咬牙，咚咚咚咚一口气跑上去。我看表，只用了一分钟时间。这短短一分钟，我就由下半城升到上半城了。天地一瞬间。

没有整齐的建筑，没有宽阔平直的街道。处处是急弯，处处是斜坡。楼房拥挤。路上行人拥挤。大街小巷，被人撑得饱饱。重庆的人口密度是国内罕见的。人多，商店等服务机构相应多。我走在街道上，左右观察，琳琅满目。我被人们簇拥着前进。我觉得街道就像一条河似的，任何滴水朵浪均必须趋势而行。

一些工厂、百货公司的车辆，都停放在街道旁，大大小小，夹在一起，一年四季如此。这些车都没有房子居住。车又不会和人一样住层楼，住悬崖上的小木屋，不露宿街头又如何安置？据报道，在发达国家真的建有汽车留宿或小憩的高楼。高十几层，乃至几十层。叫做停车大厦。呜呼！何日眼前突兀见此屋……

走在狭窄的街道上，被人挤撞得晕头转向。乍来到开阔的地方，胸怀也觉得宽敞。这时，一座丰碑突然耸在我的面前，令我先是一惊，继而一震。这是解放碑。如果说，北京的标志是天安门，西安的标志是大雁塔，广州的标志是越秀山之五羊石雕，那么，有人说重庆的象征就是这解放碑。解放碑座落在上半城的繁华区，民族路、民权路与邹容路交汇的十字街中心。解放碑呈八角棱台体，貌不惊人；碑顶部安装报时钟，方位标，风向仪，并无奇处；碑身通体只有二十七点五米。为何它能担负重庆城标使任？说来话长趣多……

三千多年来，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极点地位，是做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临时首都和永久陪都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来重庆，开始时大搞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，在下半城羊子坝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，在上城修一座名精神堡垒的建筑。该垒呈方形，三层楼高，为防日机轰炸，外表涂墨。堡垒极顶中心插一根旗杆。人们诙谐地造了一条歇后语道：重庆的精神堡垒——外强（墙）中干（杆）。抗战胜利，堡垒改建为现在规模，更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。当时顶部的四面大钟都跑不准确，往往步调不能

一致，因而，又产生了一个歇后语：重庆纪功碑的钟——各走各的。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，新中国诞生。翌年国庆，决定纪功碑更名，为：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。名字为刘伯承元帅亲题……

可以说，解放碑的三易其名，两度废建，反映了整个现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革。那么，作为重庆的标志，解放碑是当之无愧的。

我顺邹容路迈上临江路。再踏进中山路，一路地慢跑过去。寻寻觅觅，熙熙攘攘。我又跑回小街小巷来。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：重庆人喜欢春联。不少人家大门上都贴着红纸春联。有的祝福生活，如：事事成事事皆成，年年富年年致富。有的表达喜悦：新春新岁新人新事新风尚，好景好运好政好法好时代。有的歌颂政治：继往开来中华振兴在望，革故鼎新祖国繁荣有日。在一个小酒馆门口，还有这样一副诙谐的对子：进门来三杯酒醉我也，出门去一拱手歪之乎。读罢忍俊不禁，我哄出笑来。我想，若非行旅匆匆，单为了这副美丽的富有诱惑力的春联，我也该醉它一台，领略些“歪之乎”的妙意。

我转过小巷，往下看，长江公路大桥在眼下铺开了。我将衰的游兴又高昂起来。我加快脚步，一直跑到大桥正中。

长江来到重庆，它看到就要与它的小妹妹嘉陵相会了，它调皮地忸怩地作了一个S态。大桥就建在S字的中部。江左江右逶迤山岭，江上江下拥挤山城。冬春干旱，水落半江，更显江深城高，天堑无涯。大桥是一架长虹，将百丈深渊抹

平。大桥是两岸高山挽起的手臂，时代变了，它们隔江相望授受不亲的历史结束了。大桥南端通进隧道，好像大桥是一柄利剑，深深刺中了南山一样。汽车飞速过桥，直钻进隧道，汽车就像钻进了南山的腹中一样。汽车从隧道口爬出来，汽车就像是南山生出来的一样。来来往往，时刻不断。汽车通过时，大桥颤巍巍。寒雨冷风袭来，我身心颤巍巍。我伫在大桥上，下视深江，上观云天，我觉得我在寄身空中，几近遗世而独立，羽化欲登仙了……

突然，大桥上两排玉兰花路灯燃亮了。山城睁开了第一串夜之眸子。

我乘车折回朝天门码头，时十九点整。

我跳下车来，又是大吃一惊：在我面前，摆置了一派浩繁的汪洋灯海。我跳下车，我就沐进海中了。

梦？幻觉？

我用力地甩甩头，眨巴一下眼睛：非梦，非幻觉。真真实实的景观。

山城面貌匿了，山城变了一个灯火王国，灯火世界。弥漫灯火。万家灯火。天上阴沉着，黑森森，没有一颗星类。天上的明星都坠落重庆装点山城了。天宫何尝美，真景在人间。我被灯火包围着，簇拥着。不是灯火，是珍珠，是宝石。我置身珍珠宝石堆里。这无限的珍珠宝石都是属于我的。我若愿意采撷，举指即触。不，我没有权力采撷，我没有权力残忍地破坏这统一的整体之美。这美的灯火有美的结构。远近高低。晦明疏密。动静咸施。像行星一样运动的，是空中

缆车的信号灯。像流星一样时隐时现的，是汽车和轮船的眼睛。有的颤栗不止，恍恍惚惚，是岸灯落进江中的碎影。有的齐刷刷成一线，是街道和大桥的路灯。远观楼房的灯光，模模糊糊集作一堆。遥看江中的航标灯，飘飘悠悠若有若无……托身灯海，我只觉体轻身飘，似飞似舞，似跃似荡。久久看灯海，我眼花缭乱，乐极无辞。我反反复复地吟哦清人赵熙的《重庆》诗：“万家灯火气如虹 水势西回复折东。重镇天开巴子国，大城山压禹王宫。楼台市气笙歌外，朝暮江声鼓角中。自古全川财富地，津亭红烛醉春风。”

……这诗自然不够达意。赵熙咏的是九十年前的重庆，那时电还没输入山城。现在，谁能写一首空前绝后的诗，把新重庆万家灯火壮景跃然毫端？

也许，山城风光是无法写尽的。山城太美了！我想起了诗人郭沫若在黄山的叹咏：“森罗万象难比拟，纵有比拟徒费辞。”我感觉重庆也是如此。

……

第二天

东方红39号客轮夜泊江中。怕误了船期，乘客大都宿在客轮上。

昨夜，我睡得很晚。我先是在甲板上盘桓。夜深了，寒冷难耐，我缩回自己的舱位上。长夜茫茫，我做了一幕幕辉煌的万家灯火之梦……

晨六时醒来，我急出舱寻觅失却的梦。

夜，正在吃力地收它沉重的巨网。这张贪婪的巨网呀，网住山城，捕了十几个小时，稳稳地捕定了山城的珍珠宝石。东方欲晓。它提呀提的，它终于把珍珠宝石全打捞走了。天亮了，万家灯火美景消失了。我亭亭兀立着，默默地追悼万家灯火美景。对于我来说，它永远逝去了。不，万家灯火永存，在我梦中，在我心中。

如铁的朵云挂满空中。朵云摇摇的，就像天空承受不住朵云的重负，时刻要崩溃似的。江风猎猎，拂面如芒。山城睡醒了，开始忙碌起来。

咩——！一记粗放的笛音，山城抖栗。东方红39号客轮拔锚了。所有旅客都走出船舱，立在甲板上。

咩——！咩——！客轮连声大叫着，誓师似的。客轮的叫声浑厚，旷远，给人以力的形象。客轮向重庆作别了。乘客望着缓缓远离的山城，一声不响，一动不动。——再见了，

美丽的山城！此刻，隐隐地，我心头漾起一痕惜别之情来。好像告别的不是重庆，而是我的故乡。好像我不是乘船归里，而是出家飘泊浪迹天涯……

记得一位未名作者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对于美的事和物，我喜欢一半嵌进记忆，一半留给思念。”对于重庆，我也是带着半个山城的美好记忆走了，那一半，就留给我的思念吧！

大江东去。客轮东去。我梦寐以求的长江游览开始了……

江风越刮越大。不是江风增大，是客轮驶得疾了。船疾浪高，汹涌澎湃。长江的脉搏跳快了。浪花怒放，激沫溅雪。那是长江的白发。长江变成一位须发缕缕的老者了。客轮行在江上，客轮躺在长江老人慈祥的怀抱里。安宁些，静享长江老人的抚慰。安宁些，静聆长江老人讲叙华夏民族千万年的沧桑史实……

众水汇长江，群山势朝东。江流千古，山垂万世。不尽江山，无限风光。

山山水水张张画，翠翠红红处处花。——这不是人们对长江的描绘吗？

便将万管玲珑笔，难写瞿塘两岸山。——这不是人们对长江的赞美吗？

祖国的画山秀水啊！

你如果是美术家，面对长江，就酣畅地驰笔淋墨吧。你如果是诗人，面对长江，请大开灵感之泄洪闸吧。你如果是摄影师，面对长江，请把镜头瞄得准准，请无休止地按动快门，留住那无数的动人画页吧。你如果是歌唱家，面对长江，